

宋紀
元紀

卷一百七十五
至一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

續編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命錄進姚永慶所言蜀中便

宋紀一百七十五

起柔兆執徐八月盡居維
協洽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帝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八月程元鳳陳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

命錄進姚永慶所言蜀中便虐

害民宜先汰其尤者丙申詔邕州守臣程芾奪秩罷

己酉帝諭輔臣曰近有言羅命錄進姚永慶所言蜀中便

呂文德于沅靖置向士璧于歸峽城築之費甲兵之需無不應之正所以爲此備也又聞黃平可通靖州已令荆

閩嚴作防捍甲寅朱熠言境土感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

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綱解

欲寬財力必汰冗員從之冬十月癸亥出封樁庫新錢兌使以濟民用

丙寅命錄進姚永慶所言蜀中便宜

事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皇弟呼必賚以僧子聰精于天文地理之術因命相宅子聰以桓州

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子聰營之三年而畢名曰開平府既而升爲上都以燕爲中都十一月戊子朔以丁

大全爲左諫議大夫吳衍翁應弼並除監察御史丁大全既逐董槐益專恣用事道路以目癸巳太學生劉黼

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陳宗上書攻之大全怒甚丙申詔學官中嚴祖宗學法諸生或怙終不悛自畔名教必

正憲典仍令三學立石

詔正特奏名御試毋得更循舊制例以武功資帖比折陞甲陞等

乙巳以御史吳衍

翁應弼言太學生劉黼等八人拘管江西湖南州軍宗學生于伯等七人並削籍拘管外宗司

考異宋史丁大全傳上書攻大全者止陳宜中

黃備林則祖曾唯劉輔陳宗六人士論稱宜中等爲六君子今從宋史全文

癸巳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閻貴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題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詔開

國以來勳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不能世濟其祿者所在州軍體訪以聞十二月庚申蒙古城棗陽乙丑以

張礪兼參知政事壬申詔百司庶府及諸道監司以下毋以私怒寄收人于縣獄有罪應收者結絕不許過三

日甲戌詔出封樁庫新造川會收換兩料川引是歲蒙古烏蘭哈達舊作兀良合台今改征白蠻阿珠舊作阿尤今改生擒其驍將

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蜀帥合兵烏蘭哈達遂出烏蠻渡瀘江剗圖喇蠻三城擊破宋兵奪其船二百艘於

馬湖江遂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汪德臣等會高麗國王瞰及雲南諸國皆入朝于蒙古

寶祐五年蒙古憲宗七年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爲少保宣遠軍節度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兼夔州策應大使進

封衛國公賈似道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吳淵參知政事李曾伯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辛卯帝曰吳淵奏腹

幹支徑頗詳程元鳳言昨準宣諭鹽井鑛鐵山等險隘已劄蒲擇之疾速措置乙巳雷丙午禁姦民作白衣

會監司郡縣官失覺察者坐罪丁未詔以雷發非時減徒流以下罪戊申帝謂侍臣曰獄訟淹延亦能上千陰

陽之和宜速與疏決辛亥以吳淵薨輟視朝蒙古主左右譏皇弟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信之遂遣阿勒

達爾舊作阿蘭答兒今改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

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嶷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皇弟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

臣也事難與校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從之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

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

爲橋頭之卽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以賈似道爲兩淮安撫大使 壬戌築思州三隘 乙丑右正言戴慶炆言數十年來諸處戎帥專肆貪婪逼令軍人營運廟中警戎帥嚴與禁戢軍債從之 己巳帝曰溪蠻爲敵所有欲窺伺豈宜可不預備程元鳳曰去秋已聞此言屢令徐敏子嚴爲防拓又行下豈宜守險要以備不虞 癸酉賈似道奏渦口築城 丁丑布衣余一飛高杞陳襄陽備禦策命江湖宣撫使趙葵行之 三月癸巳帝曰聞近畿頗有剽竊所當禁緝程元鳳曰此帥憲責也 己酉詔曰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訐易俗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爲姦延及無辜攤賴緡錢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夏四月庚申朝獻景靈宮 丙寅以並侑高宗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丁卯高達以白河戰功進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王登進官一等直祕閣 壬申帝曰李遇龍奏楊禮舍苦竹隘而守吉平北兵有占築苦竹之謀宜諭蒲擇之急爲進守計程元鳳曰向來段元鑑克復此隘極爲不易楊禮不應輕棄令擇之急作措置毋爲敵所據 蒙古兵攻苦竹隘詔江湖調兵應援 閏四月己丑程元鳳等上中興四朝志傳皇帝玉牒日厯元鳳等各進官二等 壬辰李遇龍奏蒙古兵窺劍門將築堡塞蒲擇之以朱禩孫監諸司軍自以制司兵繼之 乙未以謝奕昌爲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戊戌程元鳳等上進編修吏部七司條法 己亥帝曰趙葵行邊如郢之增溪城濠運糧于襄有三年之積措置可謂合宜又曰葵近奏已調援蜀兵三千程元鳳言昨令調遣五千恐未足用帝曰已令增調矣壬子趙葵乞增兵十萬分布淮蜀沿江江湖程元鳳請從之 五月壬午錄行在建康繫囚杖以下釋之 詔夏貴城築荆山剋期集事陞正任刺史 六月蒲擇之師還甲午帝曰西蜀尙未能取失此機會

然劍門之賞不可不從厚庶可激勸尋詔擇之進官二等餘陞轉有差 丁酉同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罷 癸

卯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賈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是月蒙古主謁太祖行宮祭旗鼓 蒙古烏蘭

哈達以雲南平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加烏蘭哈達大元帥還鎮大理 秋七月乙卯錄中外繫

囚 己未太白晝見詔蠲諸路州縣民戶逋欠官賦 乙丑詔諸路闔帥司招填軍額申嚴占借之禁 庚午帝

謂輔臣曰昨日經筵有以邊臣久任爲言者朕諭之曰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郭進守山西二十年官皆止於觀

察使久任邊臣乃祖宗馭將帥服中外之法也程元鳳對曰誠宜率由舊章 八月庚子帝曰近有鬱攸爲災延

燎頗多居民殊可念程元鳳言不能早救于微及既熾自難撲滅帝曰臨安府所奏兩城民屋須達二丈此說可

行 以張礪爲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庚戌申嚴諸路州縣稽留敕書奉行不謹及

遞兵違慢之弊 九月壬子朔以久雨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詔今後臺臣

遷宅職而輒出關者準違制論著爲令 辛酉大饗于明堂大赦 蒙古烏蘭哈達遣使招安南降安南人囚其

使遂議征之播州邊境告警 甲戌帝曰播州乞兵想事勢頗急當令夾擊程元鳳曰已令朱禔孫襲其後呂文

德遏其前卽聖訓所謂夾擊也時朝議徒託空言幸蒙古兵未入境耳 戊寅以史嵩之薨輟視朝嵩之爲相雖

飾詐要譽而肺肝如見不爲公論所予 己卯以王福爲左金吾衛上將軍知和州吉文瑄主管殿前司郭潛主

管侍衛步軍司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於蒙古可直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

朕獨有此何爲卻之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亦今改以爲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令今後無復有獻 蒙古諸王伊遜克舊作

亦孫哥駒馬約蘇爾舊作也速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是月議出師南伐 冬十月乙酉恭謝景靈宮 庚

寅張礪輟視朝 癸巳雷 丁酉以林存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已酉以雪出封樞庫十八界楮幣

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庚子以皇子忠王禕爲遂安鎮南軍節度使 蒙古烏蘭哈達進兵壓交南

境安南國王陳日照隔洮江列象騎步兵甚盛烏蘭哈達分軍爲三隊濟江齊齊克圖舊作徹徹從下流先濟大師

居中駙馬懷圖舊作懷圖與阿珠在後仍授齊齊克圖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斷其後汝伺便

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矣師既登岸卽與戰齊齊克圖違命安南人雖大敗得駕舟逸去烏蘭哈

達怒曰先鋒違我節度國有常刑齊齊克圖懼飲藥死烏蘭哈達入安南日照遁入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

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日照請款烏蘭哈達乃大饗軍士而還 十一月壬戌詔曰朕軫

念軍民無異一體嘗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平糴倉官藥局矣又給官錢付諸營置庫收息濟貧乏奈郡守奉行

不謹所惠失實朕甚憫焉更有斃于疫癘水災與夫歿于軍者遺骸暴露尤不忍聞也可行下各路清強監司嚴

督守臣宣制安撫 癸酉帝謂輔臣曰將帥提兵征伐當直入播境須令追襲進剿仍撫循諸蠻不可縱軍士騷

擾以失其心甲戌又曰上流之報稍寬正是自治之歲月也 乙亥帝曰昨付出黃平圖其間險要處皆當置屯

程元鳳言黃平清浪灘溪三處當審度緩急分置大小屯 十二月辛巳朔以李曾伯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

使兼廣西制置使置司靜江府 丁酉詔三衙及江上諸軍應從職事并要戰功及隊伍中人不許以任子雜流

非泛補授其離軍者止許授不理務差遣果有材略功績從制閫保明卻與理務 蒙古皇弟呼必賚入見蒙古

主於行宮相對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寶祐六年蒙古憲宗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兼同樞密院事林存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詔出封樞庫銀

一萬兩付蜀閫 詔趙景緯屢辭召擢雅志嘉尚特改京秩 癸酉罷廣西經略司以李曾伯爲廣南制置使兼

知靜江府 甲戌詔樞密院編修官呂逢年詣蜀閫趣辦關隘屯柵糧餉相度黃平思播諸處險要緩急事宜具

工役以聞 二月辛巳朔以馬光祖爲端明殿學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湖南總領 壬辰雨

土 蒙古主命諸王額埒布格居守和林阿勒達爾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遣張柔從皇弟呼必賚攻鄂

趣臨安塔齊爾攻荆山又遣烏蘭哈達自交廣會于鄂僧子聰張文謙言于皇弟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

同仁不可嗜殺皇弟曰期與卿等共守此言于是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蒙古耨埒

舊作紐將前欲軍會都元帥阿達哈舊作阿答于成都四川制置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京

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

趣成都會阿達哈卒耨埒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

將以降成都彭漢懷安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主以耨埒爲都元帥 蒙古遣諸王實喇爾伐西域實喇爾

以札木諾延舊作抄馬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實密爾舊作乞石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

獻捷實喇爾遂留鎮西域 安南國王陳日照傳國于長子光昺光昺遣其壻以方物入貢于蒙古 蒙古洪福

源連年伐高麗積有勞績會高麗質子譖福源於蒙古主遂見殺 三月辛亥朔祈雨 乙卯錄行在繫囚 丙

辰馬光祖請以汪立言呂文德王鑑王登等充制司參議官及辟制司準備差使等官從之 庚申詔出封樁庫

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三衢諸軍 辛酉錄中外繫囚 戊辰以馬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撫使 夏四月庚辰朔

詔以當春不雨有妨東作自四月一日避殿減膳癸未程元鳳等乞解機政不許 甲申大雨丁酉羣臣請御正

殿復常膳表三上從之 詔田應已特差思州駐劄御前忠勝軍副都統制往播州共築關隘備禦 辛丑程元

鳳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時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乏風節力請罷尋提舉洞霄宮 丁未以丁大全

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朱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少保寧遠軍節度

使衛國公趙葵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蒙古主由東勝河渡次六盤山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蒙古主由隴

州趣散關諸王穆格舊作莫哥今改由洋州趣米倉道萬戶額塔布格舊作李里今改由潼關趣河州劉敏輿疾入見蒙古主問以

何言對曰中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恐非計也蒙古主弗納 蒙古徵益都行省李壇兵壇言益都南北要衝兵

不可徹許之壇遂攻海州漣水軍夏貴等戰却之 五月癸丑夏貴進官二等兼河南招撫使毛興特轉右武大

夫 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令勸墾闢多者賞

之詔可 丙寅詔與芮判大宗正事 丁卯嗣秀王師彌薨 甲戌李曾伯請屯萬兵於欽州爲交人聲援從之

六月辛巳帝始聞安南被兵謂輔臣曰安南求援之情頗切所當嚴兵以待丁大全對曰以糧運未至故調兵

未行帝曰事不可緩時安南已爲蒙古所破 蒙古皇子阿蘇舊作阿速帶今改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

有拔民葱者斬以徇由是秋毫無敢犯 秋七月庚戌潼川帥臣朱禪孫言長寧軍自辦錢糧勦造器具修築凌

霄城圓備詔易士英特帶行閣門宣贊舍人朱文政宇文同祖各進官一等楊震卯等七人減磨勘將士支犒有

差尋詔禪孫進官一等 丙寅帝問邊報丁大全言三邊有備無慮帝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蒙古主

留輜重于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破 八月庚寅帝曰成都係蜀安危不可不亟圖之丁大全對

曰朝廷旣已示勸何事不可爲時邊境危急而大全習爲便給如此 先是高斯得治吳自性之獄高鑄爲首惡

鯨配廣州捐貲免行至是爲丁大全監奴噉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臨安尹顧殿傳會其獄詔斯得奪職鑄官徵贓百餘萬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鏢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 都省言倭船入界禁

令素嚴比歲慶元船司但知博易抽解之利聽其突來洩販銅錢爲害甚大癸卯詔沿海制司于濱海港汊嚴切

禁戢 九月庚戌雷 丁卯詔出平糴倉米二萬九千九百石有奇賑糴以收儆楮 己巳詔京城儆楮不堪行

用于封樁庫支撥兩界好會盡數收換詔出權務楮幣一百萬賑三衙諸軍 甲寅蒙古主進次漢中都元帥耨

埒留密喇卜和卓舊在密里火者今改劉巖等守成都自率衆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之招諭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

堅守 冬十月丙子朔帝以蜀中將帥暴露日久命與序遷 壬午蒙古主進次寶峯癸未入利州觀其城池並

淺惡以汪德臣能守賜卮酒獎諭之遂渡嘉陵江至白水命德臣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 乙酉都省言知降慶

府楊禮守安西堡敵兵搏城招誘投拜禮憤激詬罵率諸將兵射退之詔楊禮進官二等仍下諸郡以勵其餘

丁亥詔以張實爲和州防禦使 戊子蒙古主遣史樞攻苦竹隘裨將趙仲竊獻東南門師入楊立巷戰死獲張

實支解之 庚寅都省言廣南制置大使司鎮撫劉雄飛提兵親入橫山分遣將士迎戰殺獲頭目軍器詔雄飛

進官三等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辛卯都省言淮民避難渡江轉徙可念詔鎮江府常州江陰軍各出義倉米千

石賑之 庚子蒙古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 十一月己酉詔新築黃平賜名鎮遠州呂逢午進一秩

蒙古主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破王佐死焉翌日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諸王穆格

塔齊爾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辛亥以流民渡江出浙西江東路五州米三萬石命各郡守臣賑之 癸丑遣復

余玠官職 丙辰給事中張鎮言徐敏子襄帥廣右嗜殺黷貨流毒桂府詔依舊羈隆興府 壬戌以賈似道爲

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朱熠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饒虎臣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丁卯詔諸路憲司廉訪所部州縣毋得虐民仍禁止貪賴之害違者坐之 召牟子才權工部侍郎子才以丁大全與董宋

臣表裏濁亂朝政力辭先是子才在太平州撰李白祠記又刻高力士脫鞬圖語多斥宋臣或以告宋臣宋臣泣懇於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己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契問

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

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子才嘗繳駁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 蒙古主進攻大

獲山遣王仲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逃歸蒙古主

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喇齊舊作李忽 關古今改曰大淵去事未可測當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

我撫汝軍民卽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

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爲都元帥 蒙古將李壇破海州漣水軍通判侯高鏐戰死之舉室遇害餘將士殺傷殆盡

實似道上章引咎詔以功自贖 太常寺博士王應麟入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

憂功既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

可憂應麟曰願汲汲預防無爲壘蔽所欺丁大全惡言邊事應麟旋罷 龍州降于蒙古 十二月丙子朔詔以

明年爲開慶元年 庚辰以蒙古兵入蜀詔荆湖制置使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土壁移司紹慶府時土壁不俟朝

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光祖亦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戰于房州詔光祖土壁

各進一秩 壬午蒙古都元帥楊大淵率所部兵與汪德臣分擊相等縣耨塲攻簡州以降將張威爲先鋒

乙酉蒙古主次運山楊大淵遣人招降其守將張大悅仍以大悅爲都元帥屯將施擇不屈死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以降 丁酉蒙古破隆州大良守將蒲元圭降蒙古主命諸軍無俘掠 癸卯蒙古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趙順降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圖實政

蒙古主駐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因問諸王駙馬百官

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托驪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便巴勒齊曰托驪怯臣願往居焉蒙古主善之 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

天下如器之缺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陛下當

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尙未聞有死戰陳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

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尙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然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勢急矣朝廷之

紀綱壞矣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事不勇東南一隅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資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臣捐軀

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臣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不報肝泣塞應淮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應淮荷校行歌出都門觀者壯之 己酉蒙古兵攻

忠雅漸薄變境詔蒲釋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以雪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三衙諸軍丙

寅帝曰海道戍兵雪寒可念與在城寨者不同可量與給犒一次 丁卯賈似道以樞密使爲京西湖南北四川

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通融應援上流蒙古兵破利州隆

慶順慶諸郡闔蓬廣安守將相繼降 蒙古主命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臣王堅執之殺於閬武場蒙古主遂

命大將琿塔哈舊正運達海今改以兵二萬守六盤奇爾台布哈舊作乞台不花今改守書居山命耨埒造浮梁於涪州之蘭市以杜援

兵二月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主會師圍之 乙酉詔疆場未戢調

度尙繁出內庫十七界楮幣三十萬助支賞 丙戌以馬光祖爲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知建

康府 己丑詔蠲建康太平寧國池州廣德等處沙田租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

無功故以文德代之尋命兼湖北安撫使時蒙古軍中大疫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江還北 辛酉

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歿於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 甲申帝以王堅忠節守城拒敵萬折不

回可爲列城之倡命優加旌賞 乙酉都省言知施州謝昌元自備百萬緡米麥千石剏築城壁于倚子口合與

推賞詔進官一等 辛卯朝獻景靈宮 詔諸路提點刑獄以五月按理囚徒 是月蒙古兵在合州城下大雷

雨凡二十日 五月甲辰朔城金州開州 乙丑詔鑄新錢以開慶通寶爲文 辛未賜禮部進士周應炎以下

四百四十二人及第出身 婺州大水發義倉賑之 蒙古皇弟呼必賚次濮州召宋子貞於東平問以方略對

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南人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縣可傳檄而定

也時郝經從至濮有得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

資 台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理宗皇帝 六

今未有敗亡之憂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皇弟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巴圖議耶對曰經少館張家嘗聞其議論此則經臆說耳因為七道議以進 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

涪州浮梁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艤千餘派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而還 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合州受圍自二月至於是月王堅固守力戰蒙

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卒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 蒙古皇弟呼必賚次

相州召隱士杜瑛問南征之策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朝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皇

弟悅曰儒者中有此人乎命從行以疾辭瑛時昇之子也 秋七月癸亥蒙古主殂於釣魚山壽五十二後追諡

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史天澤與羣臣奉喪北還於是合州圍解

考異元憲宗自因賴兵日久得疾而殂重慶志謂其中飛石蓋因汪德臣而誤也今不取

憲宗沈斷寡言

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許之過制初定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帝即位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

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嘗曰爾輩每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

之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參知政

事致仕蔡抗薨諡文肅 八月蒙古皇弟呼必賚遣楊惟中郝經宣撫京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皇

弟曰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

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漢滅金源并西夏蹂躪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蹙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遺黎殘姓游氣

驚魂虔密廟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境大舉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數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卽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遣使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殿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橫殿下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丙戌會兵渡淮皇弟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南軍皆遁壬辰次黃陂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課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皇弟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時沿江制置副使袁玠徵漁利虐甚蒙古兵至黃陂漁人獻舟爲鄉導九月壬寅朔親王穆格自合州遣使以憲宗凶問告皇弟請北還以繫人望皇弟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南軍以大舟扼江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皇帝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乙巳文炳率死士數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櫓疾趨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南軍大敗明日率諸軍渡江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進圍鄂州中外大震己未嗣濮王善騰薨庚申下詔責己勉諭諸閫進兵以右諫議大夫戴慶炆簽書樞密院事丁卯以邊事孔棘命羣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獄瀆諸陵蒙古兵至臨江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于敵樓事聞贈寶章閣待制官其二子諡正節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出內庫銀幣犒師前後出緡

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疋 蒙古侵軼日甚右丞相丁大全匿不以聞冬十月丁未朔罷判鎮江府

壬申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職任依舊屯漢陽以援鄂潛入相首言鄂渚被

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誤倭成

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致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

躡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嚙脊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憲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

盤踞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宜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不報 九江制

置副使袁玠丁大全之黨也貪且刻壬午竄圯于南雄府尋移萬安軍 中書舍人洪芹言丁大全鬼蜮之資穿

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

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

誤邊防四罪癸未詔大全落職致仕 先是丁大全使其私人爲浙西提舉常平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

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大全既斥以孫子秀代之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千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定

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 乙酉雷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

堡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鋒鏑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

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

心帝遂止海寧節度使判官文天祥上言請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居民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屯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徹辰巴圖爾舊作苦徹拔都兒今

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降者以軍出襲徹辰巴圖爾蒙古兵勢盛勝戰死達嬰城固守牛是達

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督戰卽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軍士譁于其門呂

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士未嘗闕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

德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

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

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蒙古烏蘭

哈達率騎三千蠻獠萬人破橫山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使阿珠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

勝蹴賓象二州入靜江府連破長沅直抵潭州南軍斷其歸路烏蘭哈達出南軍後命阿珠夾擊南軍敗走遂壁

潭州城下 閏月癸酉雪出封樁庫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丁丑以向士璧爲湖南制置副使

知潭州甲申以呂文德爲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 蒙古阿勒達爾舊作阿監答兒今改瑋塔哈舊作渾都海改今托果斯舊作脫火思今改托

里齊舊作脫里察今改等謀立額塔布格阿勒達爾使托里齊括兵于漠南諸州而又乘傳行漠北諸郡調兵去開平僅百

餘里皇弟呼必賚妃鴻吉里氏舊作宏吉刺今改使人謂之曰發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孫珍戡舊作眞金今改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

勒達爾不能答又聞托里齊亦至燕妃卽遣使馳至皇弟呼必賚軍前密報令速還皇弟召羣臣議郝經曰易言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齊實

喇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覲覲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喀布格已令托里齊

行尙書事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
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敕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潼兩路定
疆界歲幣置輜重牽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迎大行靈輦收皇帝璽遣使召實喇額
呼穆格諸王會喪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珍戡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皇弟
然之乃發牛頭山聲言直趨臨安賈似道大懼會合州王堅遣阮忠聰掉急流以蒙古主訃聞似道意稍解遣宋
京請和願得行人會議趙璧請行皇弟遣之璧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爲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璧
曰大軍至濮州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璧行時呼必賚戒之曰汝登城必視
吾旗旗動速歸可也至是適見其軍中旗動迺曰俟他日復議之遂歸攷異宋史賈似道傳載似道遣使請稱臣割江奉歲幣本紀但云歲幣請和而已在宋紀或譌言稱臣元史斷無代
歸之理據元史本紀及趙璧傳俱不言似道有稱臣之請當得其賈以似道之姦始則擅許歲幣繼則背約挑禍其罪狀甚著不在稱臣與否也今從元史皇弟拔砮北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烏蘭哈達
之師 十二月己亥朔賈似道言鄂州圍解 辛亥詔改明年爲景定元年 蒙古烏蘭哈達攻潭州甚急帥臣
向士璧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登城撫勞圍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於南
獄市大戰卻之皇弟呼必賚遣特默齊舊作邁鐵泰今改將兵迎烏蘭哈達遂解圍引兵趣湖南 蒙古皇弟呼必賚軍還
至燕托里齊方括民兵民甚苦之皇弟詰其由託以先帝臨終之命皇弟知其將爲亂所集兵皆縱之人心大悅

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紀一百七十六

起上草澤灘正月盡元默
掩茂六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萬帝